

youdang yu xiantan

西川 著



游荡与闲谈

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游荡与闲谈

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



西川 著



B1288922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游荡与闲谈：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 / 西川著. — 上海：

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4.1

ISBN 7-80678-085-8

I. 游... II. 西...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9871 号

游荡与闲谈——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

著 者 西 川

责任编辑 许 静

装帧设计 范乐春

技术编辑 张绍军

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

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6.25

印 数 6000

出版日期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78-085-8/K · 20

定 价 26.90 元



西川，生于1963年。

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。

著有诗集《虚构的家谱》(1997)、

《大意如此》(1997)、

《西川的诗》(1999)、

散文集《水渍》(2001)、

《让蒙面人说话》(1997)、

评著《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·诗歌卷》(2001)、

译有博尔赫斯、米沃什等人的作品。

曾获 现代汉诗奖(1994)、

鲁迅文学奖(2001)、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奇伯格奖修金(1997)、

美国弗里曼基金会奖修金(2002)、

曾在德国魏玛全球论文比赛中进入前10名(1999)。

目 录

简要说明 1-2

印度曾经是我们的远方，我们的西天
是法显、玄奘、孙悟空
猪八戒、沙和尚到过的地方
是我们想象力的源泉之一
从某种意义上讲
印度像我们的一面镜子
了解印度或许正是
了解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辅助办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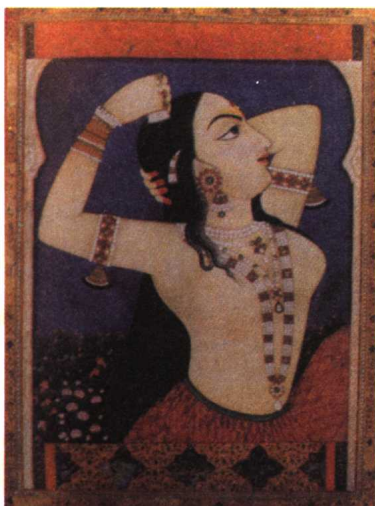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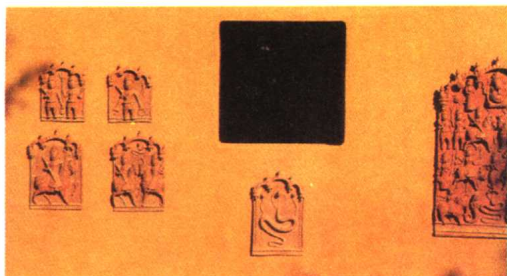
卷一 3-60

快乐说不上
我只是需要歌唱
需要借助歌唱呼出我最内在的气息
反正是一个人孤身迈步在异乡的路上
我唱得没头没尾
我唱得破破烂烂



卷二 61-114

新德里有一片废墟
曾经是一座伟大图书馆
据说
那里曾藏有
24000 件历代伟人们的珍贵手稿
但是一件也没流传下来
这就是“毁灭”



卷三 115-179

多少关于水的可怕的故事
多少人告诫我只能喝瓶装矿泉水
甚至有人说那瓶装矿泉水也不合乎卫生标准
出门之前
我接过那个瞎了左眼
有些驼背的看门老头递到我面前的不锈钢水杯

附：难以描述的旅行 180-191

那生活在我们身边
仅和我们相隔一座大雪山的人们
从上层社会的先生太太到宗教祭司
从小商小贩到艾滋病患者
肢体残损的乞丐
从为穷人服务的有志青年
到向外人茶杯中投放蒙汗药的流氓阿飞
应该为我们所知，为我们所知
因为他们共同启示着
我们对于文化、传统、社会、信仰的理解



简要说明

在中国人的旅行地图上，迄今还没有标出印度这个国家。人们往欧洲跑，往北美跑，往日本、韩国，乃至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跑，却好像完全忘了就在喜马拉雅山脉那边，有一片广大的、斑斓的、历史悠久的、人口稠密的土地。这表明我们的文化意识，尚欠发达。

我曾在印度新德里某一社交场合，巧遇几位到访的中国医疗考察团成员。他们抱怨到印度简直和没出国一样，他们无法接受印度的某些地方比中国还破烂。在他们的意识中，“出国”就意味着畅游花花世界，就意味着在西方白种人和东方黄种人之间，自己登上了半白不黄的位置。我建议他们注意一下印度深不见底的文化，但他们显然对此了无兴趣。

印度曾经是我们的远方、我们的西天，是法显、玄奘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到过的地方，是我们想象力的源泉之一。印度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巨大。但如今，我们对印度只剩下一个极其模糊的印象。不错，对正在谋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来说，西方确是一个重要的他者，但这并不是说印度对我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他者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印度像我们的一面镜子，了解印度或许正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辅助办法。

即使撇开大话不说，印度也是一个旅行的好地方：它有足够多的刺激等着你去领受，它有足够多的困难等着你去克服，它有足够多的危险等着你从其中穿越。旅行不是旅游。如果你只想旅游一下，那请去颐和园好了。

印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成就过几位中国的硕学鸿儒，但他们的研究完全集中在印度古文明方面，仿佛不存在一个当代印度。报纸上偶有有关当代印度的报道，也是偏重与中国有关的印度政治、军事方面。那么，当代印度社会、印度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？

1997年我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奇伯格奖修金（UNESCO-ASCHBERG bursaries）。该奖修金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推动文化国际基金会（International Fund for the Promorion of Culture）每年颁发给全世界三四十位35以下的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，资助他们去领略、研究不同的文明。我因此得以于1997年10月至12月在印度生活、旅行、写作了三个月。

三个月只是很短的时间。在新德里，我住在城市南郊的灵修园（Sanskriti Kendra），一座占地七英亩（约合中国42.5亩）的寂静、秀美的园子。我曾先后旅及乌黛普尔、阿格拉、马杜赖、章西、卡杰拉霍、瓦拉纳西等地。我旅行的时间虽短，但饱尝了“文化震惊”的滋味。如今想来，这一段旅行对我十分重要。它使人我在面对大千世界时，在中国视角和西方视角之外获得了另一重视角。这一视角不能用“好”、“坏”来评价，但它使我发现了以前我不曾发现的自己，和以前我陌生的生活。

为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使我此次“印度之行”成为可能的雕塑家隋建国教授、诗人牛汉先生和文艺理论家王一川教授。我尤其要感谢灵修园主人奥姆·帕拉卡什·耆那（Om Prakash Jain）先生，他为我在印度的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。当然，我也忘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化国际基金会的资助。我必须提到该基金会项目主任娜迪亚·柏罗琴科女士的名字。

《游荡与闲谈》只是一篇游记，记述的是我的旅行见闻和个人感受。它不是对印度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描述，更不是理论分析。它由印象式的片断组成。我只可以保证这些片断的一手新鲜感。

在印度旅行时我已做下一些笔记。但回国后一直没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。2000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南部的苇泊乡艺术家之家（Kunstler-hause Schloss Wiepersdorf）居住过一段时间。在那里我写出这篇游记的初稿。又过了两年，我才将它最后完成，但愿它不是完成得太晚。

西川

2002.8.5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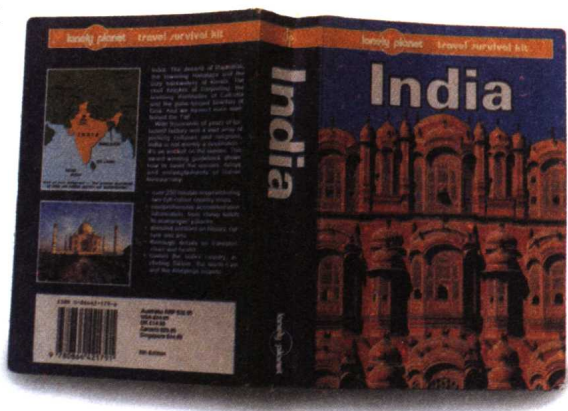
卷 一



唱着，走着，我看到更多的风景，更多的人，同时，风景掠过，人掠过，记忆增加，瞬间便忘却。

我唱家乡最通俗的歌曲。歌词唱不全，但调子记得。想起经常出现在家乡电视节目里的那个唱歌的女孩，她的脸，她的腰身，最甜蜜的庸俗，最甜蜜的堕落。那是我熟悉的文明，一种有时我顺从，有时我抗拒的文明，一种有时朝着反文明的方向突飞猛进的文明，我远离。

事后我曾反省：为什么当时我不曾想起家乡那些更伟大、更崇高，或更有文化、更有意义的人物？——



澳大利亚孤星出版社出版的《印度生存指南》封面

个二流小歌星就那么占据了我二流的情感，一个与我无关的人就那么牢牢抓住了我一瞬间爆发的思乡的念头。

街道旁摆摊的汽车修理工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听我歌唱，但他一个字也听不懂。神牛躲开我，它不想挡住一个快乐的人。

快乐说不上，我只是需要歌唱，需要借助歌唱呼出我最内在的气息。反正是一个人孤身迈步在异乡的路上，我唱得没头没尾，我唱得破破烂烂。

我的疲惫减轻了，我额头上的汗水全干了，我兜里的硬币不响了。

停下，想买一杯水，却发现兜里的硬币全丢了。



那架半现代不现代的农具。那架拖拉机的亲兄弟。那架突突响的榨汁机。

青年摊贩把两根甘蔗横着续进榨汁机。他还在两根甘蔗上各放了一片柠檬。乳白色的甘蔗汁便流经一个金属过滤网，注入肮脏的玻璃杯。

我端起这只泛着甘蔗汁泡沫的肮脏的玻璃杯。玻璃杯质地不好，杯壁和杯底又太厚，因而呈绿色。这是赤脚的舍地·塞·巴巴^①曾经使用过的杯子吗？或这是有心革除陋习的维韦卡南达^②意欲砸碎的玻璃杯？玻璃杯里盛的可是大地的汁水：甘甜，清爽，一杯只要两个卢比。^③

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也要了一杯。然后她们把一杯分成两杯，然后她们边喝边望着我出神。这样的眼神，你愿意接纳在心中。放射出这种眼神的小女孩，干净，好奇，本份，你愿意为她们做点什么。你掏出一枝钢笔，一枝圆珠笔。她们回报你两个动听的名字。

无论如何我不能认为这来自泥土的甘蔗汁不干净。我喝下这汁水，就像小孩子直接从母亲的乳房吸吮奶汁。

我要学习信赖泥土，信赖大地。

我要和大地发生关系。

①舍地·塞·巴巴（1838—1918），被印度人尊为宇宙导师、湿婆大神转生。

②维韦南达（一译辨喜，1863—1902）印度哲学家，主张宗教改革。

③卢比和人民币没有直接的兑换率，根据卢比和美元的比价，1997年时1元人民币约合四个多卢比。

街道两旁的房屋称作“房屋”其实很勉强。它们一从大地里拱出来就是破破烂烂的样子。它们给从古到今力图理解生活的人以相同的角度。各种海报，花花绿绿，遮住了古老的墙。

卡车、公交车、小轿车、摩托车、三轮摩托出租车淤塞了街头，被严重污染的空气呛得人流出眼泪。而白色的牛、黄色的牛在轰鸣的汽车发动机和喇叭声中仪态安详。兰斯老头说，做人就要像这街上的牛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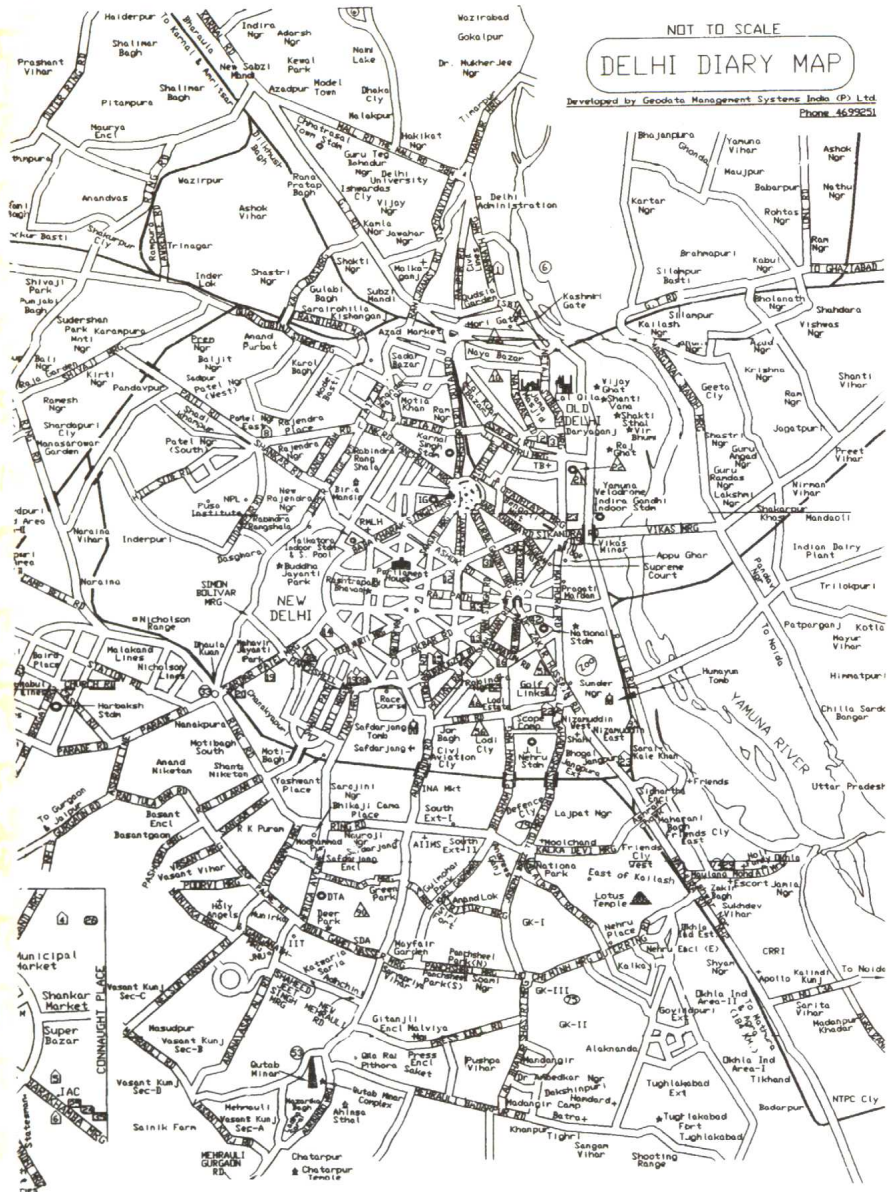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大象和坐在大象上的人，还有马和骑马的人，还有狗，既没人骑，也没人牵。

小贩头顶货品敏捷地穿梭在汽车和摩托车中间，从不把货品撒到地上。繁忙就是这个样子，在一个欠发达国家。繁忙意味着混乱，同时还有些危险。

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男人和女人。女人身披纱丽，不是电影或舞台上的纱丽，而是现实中的纱丽，或蓝或绿，或粉红或橙黄。她们有意露出腰和肚子，就像西方女人有意露出胸脯。啊，中年妇女深褐色的腰和肚子！

我看见穿托鞋系围脖的工人。我看见头缠粉红色裹头的商人。我也看见赤脚在泥泞中跳来跳去的脏到骨头里的小男孩。多么奇怪，他的小分头竟梳得油光水滑。

而整座城市像一块生锈的铁。



游荡与闲谈

新德里地图

旧城名叫沙贾汉纳巴德。在旧城以南8000米的地方，盖起了新城。新城的核心部分，街道笔直而整洁。核心的核心，砖红色的总统府气派非凡，其次是环绕它兴建的各国使馆。

在市中心康诺特广场附近，豪华商店的阵势用得上我从中学课本里学来的“鳞次栉比”这个词来形容。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，总会有人跳出来，问你要不要 information，要不要看相。有一次我忍不住对那个好像知晓我前生后世、今生财运的人说：“让我来给你看看相吧！”那人吓出一个跟头。

邮局里排着无形的队。书店里挤得转不开身（不是因为人多，而是因为书多）。

在一个就地摆下的书摊上，码放着昆德拉每一种著作的英译本。奈保尔、马尔克斯、克里希那穆尔提^①、还有奥修^②的著作也码放在那里。刚刚因小说《卑微的神灵》而获得英国布克奖的阿伦达蒂·罗依成了印度人民，至少是印度书摊的骄傲。她的画像被张贴在建筑物高大的石柱上。但实际上她并不住在印度。

有时也能看到江泽民的画像与罗依的画像并驾齐驱。那一期的《时代》周刊正好以江泽民为封面。记不清在哪里了，还看到过巩俐的画像。她不仅在柏林、巴黎为国争光，她也在印度为国争光。

印度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，只不过它也是极其独特的一部分。

①克里希那穆尔提（1895—1986），在全世界受到广泛尊敬的印度精神导师。

②奥修（1931—1990），印度精神导师。

我换一种方式描述这座城市：这不是一座普通的人间之城，它也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迷宫。

它不是埃及人、秘鲁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都了解的那种迷宫，也不是博尔赫斯大脑中的迷宫。它的形制，有规则，又没有规则；进出这座迷宫，有门径，又没有门径。

这座迷宫是千百万人在无数个世纪里一砖一瓦地缓缓垒成。



印度教众天神。18世纪细密绘。

垒造这迷宫的速度就是时间行进的速度，缓慢到垒造者并无觉察。因此这里既有时间，又没有时间。

这里，从地上到天上，不知垒叠起多少层楼梯，不知伸展出多少条道路。仿佛这座城市的体积和面积可以自如伸缩。

一块古老到不能自拔的土地。在这里走走停停的不仅是人

类。城中庙宇密布，但人们依然急于盖起新的庙宇。盖到一半的寺庙，已经有人众坐在其中，迫不及待地祈祷和歌唱。

这是一座人类的城市，同时也是一座神灵的城市。或起码，在这座人神混居的城市里诸神拥有自己的门牌号码。正如黑天^①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黑天，你也拿不准那迎面走来的黑男人是不是毗湿奴^②的化身。

翻一翻这城市的电话号码簿，你定能找到诸神的电话号码。

①黑天，一译克里希那，印度教神灵。

②毗湿奴，印度教三主神之一。

Plaza难道指的不是大型购物中心吗？但在这条街上它指一个小门面。Gallery难道指的不是画廊吗？但在这条街上它指一家小小的灯具店。人们在这条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小街上改造语言，发明语言。这条洋葱皮遍地、湿乎乎油腻腻的狭窄的街道名叫麦若利市场。

市场街上各种食物就地铺开，还有药品、文具、金属制品、洗发水、香烟、圣像、鞋、乳罩和丝绸。

一些人聚在一个棚子下吃东西。这是节日吗？他们好像是在白吃。他们吃一种黄色的膏状食物，那食物盛在圆饼里，圆饼托在人们的手上。

街上有一座小庙。庙门前有一个水龙头。一位赤脚的虔诚的妇女拧开水龙头，将水捧在手里，虔诚地饮下。

跟在我们身后的孩子们向我们齐声吆喝：“十个卢比，巧克力！十个卢比，巧克力！”他们要吃巧克力，我们必须有十个卢比。

皮埃尔想吃鱼。我们找到鱼摊。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衬衫，哄起苍蝇的风暴。鱼案有一米见方，上面落着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二只苍蝇。